

## 學前兒童對中文字形結構的認識

陳莉莉

香港教育學院幼兒教育學院

郭婉儀

崇真會美善幼稚園(馬鞍山)

一般家長知道抄寫有助兒童掌握中文字，但不了解在抄寫過程兒童學習的是對字形結構的認識，而不是把中文字逐一強記。字形結構對學習認讀中文非常重要，而兒童在最早接觸中文字時已主動學習字形結構。是次研究對135位三至六歲幼稚園兒童進行測試。結果發現三歲兒童仍未能按字辨識中文字形結構，而四、五歲兒童已開始能按中文字結構，不接受圖形錯字、位置錯字。高班兒童較接受合乎字形結構的字作為正確中文字，並利用對中文字的已有知識經驗判斷其對錯。

### 前言

兒童在兩、三歲上幼稚園後，便開始學習正式的語文。在香港的幼稚園學制中，幼兒班學生是三至四歲的幼兒。教統局於「學前教育課程指引」（香港教育署，1996）中提及，不應要求幼兒班學生寫字。香港大學課程系謝錫金教授說過早讓幼兒寫字，會令兒童

中指彎曲、抗拒寫字，而且會帶來不愉快的學習經驗，讓兒童對語文失去了興趣。不過普遍的家長卻認為，多抄寫才能提高兒童的語文能力，才是幫助兒童掌握中文字的方法。根據香港教育學院的一項調查發現（何志恆、廖佩莉、劉社堯，2002），約有七成的被訪幼稚園要求幼兒班的學生練習寫字，而且寫的數量也不少。這項發現顯示了一般家長都認為練習寫字是學習和操練語文的重要方法，這種想法已由小學階段蔓延至幼稚園。家長這種對學習語文的期望與教統局的要求是相違背的，當中的矛盾讓很多幼稚園大傷腦筋。

## 中文字的字形結構

中文字最特別處是表意文字，也是方塊字，它不同於英文之拼音文字，每個字都是單音節。胡裕樹主編的《現代漢語》（1992）中指出，中文字的結構可分為內部和外部兩種。內部結構是指中文字的造字法，現今一般採用「六書」所指的造字方法：象形、指事、會意和形聲四種。外部結構是字的外形結構，包括筆畫和部件兩種；筆畫是字的最小單位，而部件則是由筆畫所組成的單位。謝錫金（2002）指出近年很多學者都將中文字的字形結構單位分為「整字、筆畫、部件」三個層次。所謂「整字」是指有獨立音義的中文字，如「口、火」等字。這些獨立中文字又可稱為部件，如果部件組合一起，便會成為複合字，或稱合體字，如「吃、煙」等。而筆畫則是部件的最小單位，以「煙」字為例，其部件共分為「火、西、土」三部分，而「火」字中的第一筆「、」則是這個字的最少筆畫。部件在中文字的字形結構中，是非常重要一環，那麼，若兒童能認識部件的組合和分離，將有助他們掌握和識別中文字。

## 相關研究

近年湧現不少有關對字形結構的組合如何能促進中文字認讀的研究，以大學生（成年人）作為研究對象。陳傳鋒、黃希庭（1999）

指出對稱結構的中文字在視覺刺激中存在著正面的因素。他們對60名大學二年級的學生，30人一組進行兩次實驗。他們從《現代漢語字頻統計表》和《中文字信息字典》中共選取40個中文字，這些字包括結構對稱和非對稱中文字，被試者需要在最短時間內，對著話筒讀出屏幕上出現的字。實驗證明中文字識別具有顯著的結構對稱性效應，識別結構對稱性中文字的加工明顯快於非對稱性中文字。喻柏林、馮玲、曹河圻、李文玲（1990）提出除視覺刺激外，在認字過程中還包含知覺任務，他們分別對15名20歲左右的大學生，進行三次測試，測試資料顯示，中文字屬性效應，都是發生在中文字知覺的分解過程中。這說明了識別中文字不單是視覺的一種刺激，也是一種心理認知過程。張積家、盛紅岩（1999）在烟台對60名師範學院本科生進行兩次實驗，結果指出部件同整字之間有密切的聯繫，因為部件和整字分離之難易與部件數量多少有關。彭聃齡、王春茂（1997）曾對北京師範大學42名本科學生，進行了兩次測試，研究發現中文字識別必須經過筆畫和部件兩個層次，而且整字的筆畫和部件的筆畫是互相依賴的。肖崇好、黃希庭（1998）對20位西南師大教育系四年級和化學化工學院三年級大學生進行兩次實驗，證明中文字的框架結構是識別中文字的起始，所謂框架結構是指構成一個字基本框架的筆畫，而整字的起始便是筆畫，人在識別中文字時，是先提取最起始的筆畫（框架），然後再完成其識別過程。沈模衛、朱祖祥（1997）曾對12名19至22歲的非語言專業本科生進行測試，結果發現合體字字形識別過程中存在著特徵、部件和整字兩個加工層次，字形加工以部件識別加工為中介。

在學習認讀中文字的過程中，字形結構的功能亦相當顯著。劉鳴（1994）認為中文字是一種「視覺的、圖形的刺激」，而中文字的解組和整合與學習者視覺表象的操作加工水平能力，是影響中文字字形學習的主要因素。他在廣州三所小學，對120名小學二年級生，分別進行中文字分解和組合的表象操作兩項實驗。他先讓被試者看一個字兩秒，在四秒後，讓被試者從四組字形結構排序中，選擇他認為對的答案。如「棉」字，被試者看「棉」字兩秒，四秒後在四

組字形結構排序中選擇答案。四組字形如下：

- (1) 木 日 巾      (2) 白 巾 木  
 (3) 木 白 巾      (4) 扌 白 巾

研究結果顯示中文字的分解組合視覺表象的操作速度，和準確性與中文字字形學習水平具有密切的關係。

Chan & Nunes (1998) 想了解字形結構能否幫助兒童判斷哪些文字符合中文字的造字系統，她們在香港對100位5至9歲兒童進行測試，利用三種測試字來對兒童進行測試，一種是結合圖形的假字，如：(田) 唾。一種是符合中文字字形結構之假字，如：砒 倆。另一種是不符合字形結構之假字，如：平 勿。雖然三種測試字皆是假字，不過結果顯示，大部分兒童（不分年齡組別）會認為符合中文字字形結構的假字是「真字」，而圖形字和不符合字形結構的是「假字」。在這兩種假字中，較多兒童認為圖形字不是中文字。北京大學研究生姚真（1997）利用Chan & Nunes (1998) 的研究方法，對100名5至9歲幼兒園生及小學生進行測試。結果同樣顯示大部分兒童傾向於接受具中文字字形結構之假字為真字，而圖形假字和非字形結構假字為錯字。這樣便說明兒童有基本辨別中文字字形結構的能力，這種能力與他們生長在一個充滿中文字的環境中不無關係。

## 研究目的

綜合以上學者對中文字的意見，證明中文字的字形結構如筆畫、整字、部件和部件組合等，對識別和學習中文字，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工具。另一方面，也可將中文字視為一種能刺激視覺的符號，將部件分離或組合，都會影響學習結果。在香港，兒童在幼稚園階段已經開始學習書寫中文字，但教師和家長一般只知道兒童學懂了寫多少個字，但絕少留意到兒童在學習中文字的過程中對字形結構的理解和掌握，是項研究則嘗試以幼稚園學生（3-6歲）為對象，驗證兒童能否識別中文字的字形結構，並說明他們對字形結構的認識。

## 研究方法

是項研究是依據Chan & Nunes於1998年所做的實驗而進行。兒童需要對一組「測試字」進行判斷，以「✓」和「✗」說明他們認為哪些「中文字」的寫法是正確，哪些是寫錯了。從測試中，看看兒童對圖形文字及部件位置是否有認識。Chan & Nunes於98年所設計的實驗工具，圖形字只用了圓形和三角形，而假字便只集中於上下之字形結構，在設計上未夠多元化。我們嘗試在圖形假字中，加入五角形和六角形，並利用篆書、甲骨文的原文字併合楷書來設計。而在中文字字形結構中，除了設計上下組合的字形外，還加入左右組合的字形，讓測試的假字更加多元化。此外，以隨機抽樣方式選取每組八名兒童，請他們說出對「錯字」的意見，並就所得資料作深入分析研究。

###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對象為就讀香港幼稚園的學生，年齡介乎三歲至六歲，共分三個級別，每級別為45人，被試學生總人數為135人。分別是幼兒班45人（3-4歲），低班45人（4-5歲），高班45人（5-6歲）。

### 二、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為30個測試字，包括：圖形假字、符合中文字字形結構之假字、不符合字形結構之假字三種。這30個假字被隨機編排在三張A4紙上，每張紙有10個生字，10個生字並列（2行）在每張紙上，每行5個字。三張紙共30個字，每個字大小尺寸約為2吋×2吋。

這30個字中全為測試字，其中10個為不符合中文字字形結構之部首位置錯字（以後稱「位置錯字」），10個為加入圖形或併合古字的錯字（以後稱「圖形錯字」），另外10個為符合中文字字形結構所設計的假字（以後稱「假字」）。有關測試字內容見表一。

表一 測試字

圖形錯字	位置錯字	假字
回	王	田
扌	力	崩
信	彡	艾
步	言	寐
幽	台	杰
日	射	耻
維	肘	屈
足	彡	咎
馬	管	忒
好	妹	棍

### 三、研究步驟

#### 中文假字識別實驗

每名兒童在不受騷擾的訪客室獨立進行實驗。當他來到訪客室後請他坐下，首先告訴他一個小故事引起動機，然後給他紅筆和測試紙，請他自己判斷哪些字是對，哪些字是錯，對的字便畫上「✓」，錯的字便畫上「X」。兒童做的時候是一張做完再一張，待三張測試紙做完後，便可放下紅筆。測試者再檢查他是否全部做完，若是便請他返回課室，若否便請他補做漏了的部分才返回課室。有關引起動機的小故事內容如下：

小外星人想學我們寫字，他寫了很多字，但不知道所寫的字對與錯，不如請你幫忙做一位老師，告訴他所寫的字是對還是錯，對的請你畫上「✓」，錯的請你畫上「X」。

#### 面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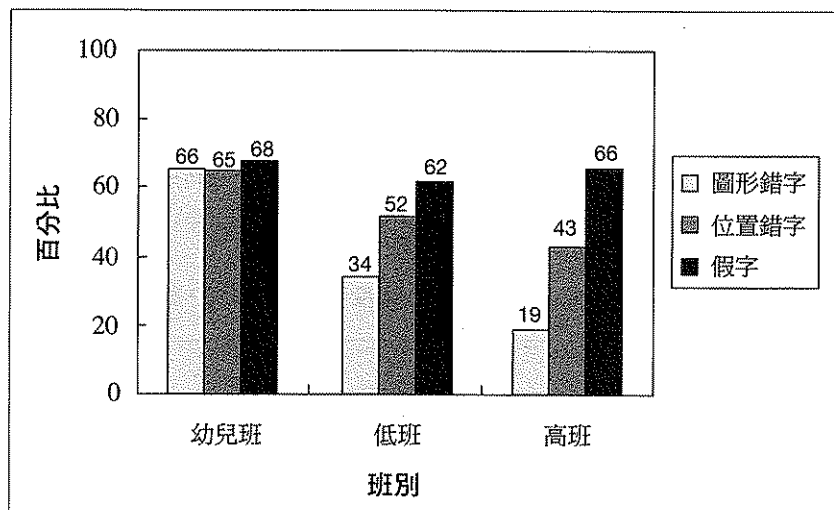
在每組45人中，隨機抽八位兒童，請他們做完測驗後，提問他們為甚麼會認為該字是錯的。三道問題是：（1）為甚麼你覺得這

個字錯呢？（2）哪一部分錯呢？（3）怎樣才對呢？在提問時會在圖形錯字、位置錯字中，各選一或兩個字作為提問內容。選字方法，會抽取兩組（圖形錯字及位置錯字）測試字中有畫上「X」字，然後每組選取一或兩字作為提問資料，然後請兒童表達意見。

## 研究結果

從研究結果所得，幼兒班兒童對三組測試字的百分比是66%、65%、68%，可見他們對圖形錯字、位置錯字和假字的概念是相近的。低班兒童的百分比是34%、52%、62%。他們都認為圖形錯字是最不可以接受的，而合乎字形結構的假字是可接受的，而位置錯字方面，則與幼兒班時相差了13%，顯示較多低班兒童認為位置錯字是錯的。高班兒童的百分比是19%、43%、66%。大部分高班兒童認為圖形錯字是錯的，其次是位置錯字，最多人認為合乎字形結構的假字是對的。這結果和低班學生相似，只是更多高班兒童認為圖形錯字是錯的（低班34%，高班19%）。而認為位置錯字是錯的高班和低班學生，兩組相差了9%（圖一）。

圖一 兩組兒童對圖形錯字、位置錯字和假字的接受程度



經ANOVA分析結果顯示，兒童對三種字形接受程度有明顯差異， $F(2,264) = 75.5, p < .001$ ，而三組兒童對三種測試字的接受程度同樣有明顯差異 $F(2,132) = 11.65, p < .001$ ，班級和三種測試字接受程度有明顯的相互作用 $(F4, 264) = 19.2, p < .001$ 。Post hoc (Scheffe)的分析結果顯示幼兒班兒童對三種字形接受程度與低班及高班兒童有明顯差異( $p < .05$ )，但低班和高班兒童對三種字形接受程度沒有達至明顯差異。








### 一、圖形錯字

圖形錯字的設計包括了幾何圖形，和一些混合楷書、篆書等古字的中文字。選取這種設計，是希望測試兒童是否接受一些幾何圖形或圖像化的形像作為文字。而在所收集的兒童意見中，大致也可看出他們不接受圖形錯字為中文字。

#### 幾何圖形不是中文字

從表二看到兒童一般都不接受幾何圖形作為中文字的字形，就算是已併合楷書的字形，兒童都不接受。而在兒童所發表的意見中，三級不接受的理由都是相若，但對比各級，幼兒班兒童只能指出錯

表二 兒童在圖形錯字中對幾何圖形字的意見

班別	測試字	兒童發表之意見
幼兒班		呢度唔對(指著字形之左邊部分)(三角形斧頭邊)
		錯，無字係呢個形狀(他指住牙齒之三角形部分)
低班		多左個五角形，無個五角形就對
		錯(指著左邊部件)，呢度尖，唔可以尖，好似三角形，唔對，無字係三角形
高班		無字係三角形
		因為呢度寫個五角形，裏面有個「口」字，五角形係形狀，形狀不是字
		「打」字唔係咁寫，「口」字又唔係，咁寫似五角形，五角形係形狀，形狀不是字






處，但高班兒童則能詳細解釋對幾何圖形文字的意見，從中也反映了高年班學生較能掌握中文字字形結構的概念。







### 中文字沒有彎曲線條

在表三中看到只有幼兒班兒童不接受「彎線條」是中文字字形結構的一種，可能由於他們的年齡和入學時間尚淺，對中文字認識不多，而且幼兒班在學校皆不用書寫中文字，所以會認為只有直線條才是中文字，但低、高班便沒有此情況發生，可能由於他們入學較久，而且已開始書寫中文字，知道中文字中有「撇、捺」，所以會接受彎線條是中文字字形結構的一種。

表三 兒童在圖形錯字中對彎曲線條字之意見

班別	測試字	兒童發表之意見
幼兒班		彎就唔對，直就對(他指著字形左邊部分，即三點水)
		錯(指住「虫」部)，直就對
		因為佢坐係度所以錯，他用手指住圖形部分，說直就對，長就對

表四 兒童在圖形錯字中對圖像化字之意見

班別	測試字	兒童發表之意見
幼兒班		只係有個頭而無眼所以唔對
低班		錯，因為好似公仔
		錯(指住左邊部件)，好似棵樹咁
高班		好似畫公仔，中文字無畫公仔(指下面部件)
		指著左邊部件說：呢度好似海咁，唔似字
		呢個就錯(指著左邊部件)，點解好似雨傘咁，對(指著左邊部件)

### 圖像化非中文字

表四顯示低、高班兒童較幼兒班兒童不接受圖像化為中文字。可見兒童已能分辨圖畫不是文字的概念，而幼兒班兒童因年齡尚

小，對文字和圖畫的概念分界不是太清晰，便比較容易接納圖像為文字。

## 二、位置錯字

「位置錯字」是一些不合乎字形結構的假字，設計目的是想測試兒童對中文字字形結構的認識。而綜合兒童所發表的意見，可看到兒童年齡越大，越會利用字形結構來辨別中文字的對錯。

### 利用字形結構來判斷中文字的對錯

在表五所見，高班兒童較能運用字形結構來判斷中文字的對和錯，其次是低班，幼兒班兒童則較少用字形結構來分辨對錯。這便可證明年齡越大、班級越高，兒童越會用字形結構來判斷中文字的對錯。此外，位置錯字的字形結構判斷例子較多，相信是因為位置錯字所設計的字形都不合乎字形結構規則，當兒童要決定這字是對

表五 兒童在位置錯字中對字形結構之意見

班別	測試字	兒童發表之意見
幼兒班	𠂇	錯，因為有一點點(指住「火」部)，要放下面
低班	𠂇	指著「竹」上之部件說：「多左呢個，放下面就對，『竹』部一定係放上面」
	𠂇	錯，因為「草頭」在下面，應該放在上面
高班	𠂇	唔似字，「心」及「日」合理唔似字，上下唔似，左右就似(但同「第二D字夾」)
	𠂇	「我」字去右邊，「心」字去左邊
	𠂇	他指著「草頭」說：「應該放在上面，而家放在下面錯」
	𠂇	覺得好怪，無理由寫「心、日」，「心、日」不可拼在一起
	𠂇	1個木，1個欠，我覺得唔係幾似字，她指著「欠」字說：「如果呢個唔要，加個『木』字就係字」 多左呢個(指著「心」部)，唔使要，只要「我」字就對
	𠂇	因為呢度點解無野寫，呢個唔應該放呢度，應該放係「工」字上面

還是錯時，需要運用對中文字的字形結構認識，來判定該字是對或錯。

綜合兒童對圖形錯字、位置錯字之意見，發現無論是哪一種假字，兒童都不接受「幾何圖形、圖像化字」為中文字的部件或字形結構模式。在位置錯字中，兒童都會運用自己對中文字的字形結構認識，或憑著對中文字的經驗和認識來判斷中文字。幼兒班兒童更會將「彎曲線條」當為錯字，但低班和高班學生則沒有這表現，相信是因為低、高班兒童入學年資較長，而且已開始書寫中文字，知道中文字有「撇、捺」，所以較容易接受彎曲線條。由此所見，年齡和入學年資是兒童掌握中文字的重要環節。

## 總結與討論

從以上實驗資料證明，學習中文字和字型結構有密切關係，而且兒童學習中文字是一個會逐漸發展的過程。這發現和李娟、傅小蘭、林仲賢（2000）做的研究結果相似，他們從研究中發現兒童的正字意識發展，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是次實驗中，兒童對三種假字的接受程度結果，與Chan & Nunes（1998）及姚真（1997）的研究結果相似，圖形錯字是兒童最不接受的假字，其次是位置錯字，接受程度最高的是假字，而且兒童的年齡越大，同樣越不接受位置錯字和圖形錯字為正確的中文字。這說明兒童對中文字的辨識，不會因地區不同而有所分別，其差異是在於年齡和已習得字型結構認識之多少。黎紅、陳烜之（1999）指出部件本身的特性對中文字識別起重要作用，而且更顯示部件是中文字認知過程中的一個加工層次。一點不錯，學習中文字也是一個認知心理過程，因為在認知過程中，兒童需要對中文字的筆畫、部件和結構等進行辨識（喻柏林、馮玲、曹河圻、李文玲，1990），張積家、盛紅岩（1999）更指出中文字之合體和分離對辨識中文字有很大的影響。

無論兒童是用何種標準來判斷中文字的對錯，肯定的是，他們會隨著年齡漸長、入學越久，而對中文字的字型結構知識有所增加。

兒童在辨別中文字時，也會將圖形錯字或圖像化字排除在正確中文字之列，表示他們對中文字已有基本的概念知識。此外，年齡越小，越不接受相同多部件的文字，顯示他們未有此字型結構的概念。

綜合以上資料分析，得知兒童對中文字的認識，是一個逐漸進展的過程，兒童對中文字結構的掌握，相信與下列原因有關。

### 一、正規教育影響

幼兒班兒童對圖形錯字、位置錯字的接受程度都是相約的（圖一），但到低班時，他們明顯地開始不接受圖形錯字和位置錯字作為中文字的一種，到高班時更甚。這顯示年紀越大，越不接受圖形錯字和位置錯字作為中文字。兩者之分別若論速度，就以圖形錯字之不接受程度較為顯著，而且兒童隨著年齡之增加，越突顯不接受之程度。

兒童有此表現，相信和他們已入幼稚園接受正規教育有關，因為香港兒童由三歲開始，便會入讀幼稚園接受正規教育。在進行測試時，幼兒班兒童只入學半年，低班為一年半，高班為兩年半，這便可以假定兒童在校接受正規教育越久，掌握中文字的字型結構概念便越多。

### 二、接受程度和年齡、教育成正比

依上所說，兒童入學越久，掌握中文字的字型結構知識便越多。在假字的測試結果中，高班兒童接受程度百分比要比低班兒童高（圖一），這便合乎上述的結果。因為年齡越大，就讀班級越高，所掌握的字型結構知識越多，便會越認同合乎字型結構的「假字」為正確的中文字。在圖一顯示幼兒班在假字的百分比是三組中最高的，顯示他們仍未有很清晰的中文文字字型結構概念。

### 三、利用字形結構來判斷對錯

兒童就讀班級越高，越會利用已習得和掌握的中文文字字形結構，來判斷假字的對與錯。從研究「面談」中發現，幼兒班兒童只會運

用一種策略：利用自己曾學過的中文字，或已有經驗作為判斷標準，如：𠂇。「口」字中間有「一橫」唔對。𠂇：（指著欠字，人字上之部件）有見過人、木，無見過呢個。𠂇：（指住「心」部）唔係字所以錯，（指住「我」字）我以前無見過呢個。

但低班學生除了用自己曾學過的字作為判斷標準外，還會利用字型結構的概念來辨別對錯，如𠂇：指著「竹」部上之部件說：「多左呢個，放下面就對，『竹』部一定係放上面」。𠂇：錯，因為「草頭」在下面，應該放在上面。到高班時，大部分兒童都會利用對字形結構的認識，來判斷該字是對還是錯。如𠂇：唔似字，「心」及「日」合理唔似字，上下唔似，左右好似（但同「第二」D字夾）。𠂇：「我」字去右邊，「心」部去左邊。𠂇：因為呢度點解無野寫，呢個唔應該放呢度，應該放係「工」字上面（變成「空」字）。從以上例子中，看到幼兒班、低班和高班兒童，對中文字字形結構概念上，有一種進展過程，證明兒童入學越久，所習得的字形結構知識越多。

#### 四、古字、幾何圖形、圖像化都不被接納為中文字

兒童除了會利用已有知識作為判斷標準外，從研究所得（圖一），他們也不接受幾何圖形、圖像化，及古字併中文字作為正確的中文字。這顯示了兒童對中文字的字形結構有基本認識，知道幾何圖形和圖像化都不會出現在中文字中。

綜合上述實驗結果，證明中文字的筆畫、整字、部件和部件組合，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而認識中文字的字型結構、部件之組合是學習中文字的最佳方法。劉鳴（1994）說透過學習過程，應加強培養和提高兒童學習中文字分解組合的表象操作能力。但不應忘記這是兒童學習中文字的一個過程，更是逐漸進步和發展的過程，所以不宜操之過急，否則只會弄巧反拙。

既然肯定在課程中設計或教授字形結構，是學習中文字的最好方法。那在教授語文課或內容時，應採用何種方式最切合學前兒童的需要和能力呢？或許可從謝錫金（2000）的研究中得到一些啟示。

他說要讓兒童有愉快學習經驗的有效學中文字方法，是先讓兒童認識中文字的字形結構特點，了解他們的心理詞彙，然後配合兒童的生活經驗來學習。鄧仕樑（2001）同樣指出，學習語文應該配合環境和按實際需要。

這樣說來，最有效的學習中文字方法，便是配合兒童的生活經驗，和實際環境的需要，選取兒童經驗接觸到的字，然後利用這些字詞，和兒童一起討論和分析字形結構，幫助他們記憶，好讓他們能識別和掌握該字。正如韓布新（1998）說「部件是中文字的基本結構單位，可能成為一種記憶組塊（memory chunk），及成為不同中文字之間的關聯點」。

在是次研習課題中得到很好的實驗證據，就是學習及記憶中文字的最佳和最有效的方法，是認識中文字的字形結構，而非大量的抄寫，希望透過這次實驗，能讓家長們認識正確的學習中文字方法，從而改變他們要學前兒童大量抄寫的概念。

## 參考文獻

- 肖崇好、黃希庭(1998)。〈漢字獨體字識別中的框架結構效應〉。《心理科學》，第3卷，頁221-225。
- 沈模衛、朱祖祥(1997)。〈對漢字字形識別層次模型的實驗驗證〉。《心理學報》，第4卷，頁350-355。
- 李娟、傅小蘭、林仲賢(2000)。〈學齡兒童漢語正字法意識發展的研究〉。《心理學報》，第2卷，頁121-126。
- 何志恆、廖佩莉、劉社堯(2002)。〈香港幼稚園寫字教學調查報告〉。《教育曙光》，第46期，頁51-56
- 胡裕樹(主編)(1992)。《現代漢語(增訂本)》。香港：三聯書店。
- 香港教育署(1996)。《學前教育課程指引》。香港：課程發展處。
- 姚真(1997)。《5-9歲兒童漢字意識與閱讀》。未出版碩士論文，北京大學。
- 陳傳鋒、黃希庭(1999)。〈結構對稱性漢字視覺識別特點的實驗研究〉。《心理學報》，第2卷，頁154-161。

- 彭聃齡、王春茂(1997)。〈漢字加工的基本單元：來自筆畫數效應和部件數效應的證據〉。《心理學報》，第1卷，頁8-15。
- 張積家、盛紅岩(1999)。〈整體與部分的關係對漢字的知覺分離影響的研究〉。《心理學報》，第4卷，頁369-375。
- 喻柏林、馮玲、曹河圻、李文玲(1990)。〈漢字的視知覺——知覺任務效應和漢字屬性效應〉。《心理學報》，第2卷，頁141-147。
- 劉鳴(1994)。〈漢字視覺表象與字形學習的關係〉。 *Advance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Language Processing, 1*, 113-125。
- 黎紅、陳烜之(1999)。〈漢字識別中的部件加工：錯覺性結合實驗的證據〉。《心理科學》，第3卷，頁213-217。
- 鄧仕樑(編)(2001)。〈邁向二十一世紀的香港語言教育〉。《香港語文教學反思：中國語文選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謝錫金(主編)(2000)。《愉快學漢字》。香港：香港教育署。
- 謝錫金(編)(2002)。《綜合高效識字教學法》。香港：青田教育中心。
- 韓布新(1998)。〈漢字識別中部件的頻率效應〉。《心理科學》，第3卷，頁193-195。
- Chan, L., & Nunes, T. (1998).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the formal and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written Chinese. *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19*, 115-131.

## Preschool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the Ideographic Struc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Lily Chan and Elisa Kwok

### *Abstract*

*Many parents require young children to copy Chinese characters in order to memorize them. Evidence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ideographic structure of written Chinese is crucial in learning the characters, and young children are actively engaged in analyzing the ideographic structure in order to learn to read and write. A total of 135 preschool children, aged 3–6 years, we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a Chinese character ideographic structure test. They were required to differentiate three types of made-up characters (pictorial pseudo-characters, pseudo-characters with inappropriate positioning of radicals, and pseudo-characters with correct positioning of radicals). It was found that 3-year-old children could not differentiate the three types of made-up characters, 4- and 5-year-olds began to reject the pictorial pseudo-characters and pseudo-characters with inappropriate positioning of radicals, and accept the pseudo-characters with correct positioning of radicals as real words. Older children relied on their knowledge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to make their judgment in the task, and demonstrated that they had already learned that shapes and pictures are non-existent in written Chinese.*

---

陳莉莉，香港教育學院幼兒教育學院講師  
郭婉儀，崇真會美善幼稚園(馬鞍山)校長

聯絡電郵：lchan@ied.edu.hk